

★战位亲历·遇见天路守护者



★特稿

车窗将列车内的景象显映出来，窗外的漆黑不断刷新，壁灯有规律地一闪而过，列车与墙壁之间激起持续而低沉的回声。

车厢里，旅客们的交谈声笼罩在黑暗的回响中。

十几分钟过去，这辆“昆仑号”城际列车依旧在幽暗的山体中穿行。

“居然还没有过完，这个隧道可真长！”一名年轻人满脸兴奋地和同伴说着。看样子，他们是第一次到青藏线旅行的游客。

“这是关角隧道，有32.69公里，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第一长的隧道。”一旁的蒋红伟忍不住接了话。

作为一名在关角山驻守了12年的武警老兵，休假返程的上士蒋红伟讲起关角山的风土人情。

这种情景，在蒋红伟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。他所在的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某中队，就守护着眼前的关角隧道。那句他脱口而出的隧道介绍语，用红漆大字，写在从营区通向哨位的路上。

跨越20多分钟的黑暗，列车瞬间跃进大片光亮里。飞速之下，铁道旁，哨楼和武警士兵的身影一闪而过。

看到不远处群山环绕的白色营房，蒋红伟心里默念：“关角，我回来了。”

夜间列车驶过的光带，就像城市霓虹的彩灯

休假回中队的第一天晚上，蒋红伟迟迟没能入睡。海拔升至3000米以上，骤然减少的氧气唤起身体对关角山的记忆。

他躺在床上，静静等待着。

23点30分，一声列车鸣笛划过沉睡的山谷。蒋红伟知道，这是一趟客车，在旅游旺季，大约有11到12节车厢。等床板停止细微颤动，一切又安静下来。

关角中队每一名官兵心中，都有一张熟悉的列车时刻表。

23点30分、凌晨1点、凌晨4点……每次因氧气稀薄难以入睡之时，他们都会在黑暗中等候并印证那一声声汽笛的响起。

天亮起来，夏季的关角山展现出一年中最美好的模样。站在隧道口的哨楼上，记者远眺铁轨尽头。

高原广阔的草地上，河水舒缓流淌，成群的牛羊在闲云下低头漫步。这样的悠然景象，并非每一名驻守关角隧道的官兵都能看到。

全长32.69公里的隧道，将守护它的官兵分为一东一西两个中队。靠近西宁方向的官兵，一年四季静候草场由黄变绿，又由绿变黄；而靠近拉萨方向的官兵，只能看到四周的荒山岩壁。

蒋红伟的哨位属于后者。“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！一场雪过后，哪里都是白茫茫的一片。”他说。

用热血温暖荒凉

走近驻守世界高海拔最长隧道的武警官兵——青春守望幸福飞驰

■本报记者 卫雨檬 彭冰洁 特约记者 茹英林 通讯员 史彦宾



官兵们的身影，为关角山规律而枯燥的景色，增添了复杂多彩的情感底色。

士兵王聪挺直腰板，警惕地站在哨楼上，目送一列运煤货车驶进隧道。随后，他拿起对讲机，向值班室报告列车通过情况。

值班本上，记录着每日列车行驶的时刻表。记者眼前这条铁路，是进藏“主动脉”。除了较为固定的客运和货运列车，还会有军列不时通过。

守在铁路旁9年，26岁的王聪只要听到汽笛声音，就能分辨出不同类型的列车。最初，站哨时间显得特别漫长，他会不自觉地数起车厢数量。看着列车渐渐远去，王聪内心也有所触动。

“最初看到火车穿过，会特别想家。尤其是过年的时候，车厢每一面窗子上都贴着福字。”王聪是家中独子，17岁就进了军营。小时候，他看完电影《遥远》，知道了圣女峰哨卡，一心想来雪域高原当兵。

来到关角山后，他才真正领略到心中神圣之地的另一面。红肿胀大、布满裂口、指甲因长期缺乏营养而破碎凹陷——王聪在哨位上站得笔直，胸前持枪的双手上满是高原留给他们的印记。

秋风，带来孤寂的气息。王聪告诉记者，当冬天的冰雪覆盖大地，除了列车通过时转瞬即逝的变化，整个世界都好像静止一样。此刻，我们站立的地方离铁道不过数米，热闹和冷清在关角山官兵眼中，就是车厢内外的分别。

有些时候，从哨位看到车内的情景，会令官兵们心头一热。

下土何增成说，有次列车通过哨楼，即将进入隧道时，一个小男孩站在过道中面向车窗，对着他敬了军礼。那时，列车刚缓缓启动，他甚至能清楚地看到小男孩的表情。

那一刻，站在哨位上的何增成，内心充满自豪。

高原是荒凉的，但青春并不荒凉。在寂寞的守隧生活中，王聪喜欢上了摄影和唱歌。

“夜间列车驶过的光带，就像城市霓虹的彩灯。”远离繁华，王聪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关角山，理解着关角山。他的相机里，有高原繁密的星空，有连绵的雪山，记录着营区小树的顽强成长，保留着官兵笑与泪的珍贵回忆。

多少轻松或郑重的时刻，他也和战友们一遍遍地唱起那首《关角山哨所小唱》。那是他镜头里的画面，那是他们的青春岁月——

“巍巍关角山，漫漫隧道长，小小哨所寒来暑往。抬头仰望那雄鹰在翱翔，脚下是一条天路在远方……”

日复一日，他们走过这条路，也护卫着这条路

我们从一个中队出发，开车去往隧道那头的另一个中队。在盘曲的山路上，路过一个窄小而老旧的隧道，洞口已用石块封死。

这里，是曾经的关角隧道。

武警官兵守护最早修建青藏铁路时留下的老关角隧道，有近40年之久。2014年，穿山而过的新隧道，用“高海拔最长里程”的宏伟纪录，直接缩短了列车在关角山上盘行的时间。

冬天，他们会走入隧道，清理被狂风吹进洞口的积雪。有时，水滴会从岩洞上方落下来，打在身上。而这些矿物质超标的隧道水，也会流进官兵身体里。直到搬进新关角营区，他们才喝上了净化水。

老隧道长5000多米，官兵们每天翻过关角山，往返10余公里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巡逻。稀薄的氧气拖拽着脚步，在厚重的积雪上，每落下一个足印，就伴随着一次深呼吸。踩过一块块湿滑的石头，代鹏和战友们到达隧道另一端，认真巡查过后，又向着来时的方向行进。日复一日，他们走过这条路，也护卫着这条路。

除了武警中队官兵，还有一群老兵和关角隧道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。2017年，中士王国盛回到青海老家探亲，偶遇当年修建老关角隧道的铁道兵郭仲安。

当王国盛提到自己在关角山当兵，老

人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。王国盛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。紧接着，老人声音颤抖起来：“那个隧道，就是我们修的！没命名之前，我们都叫它‘二郎洞’。”

老关角隧道是老一辈铁道兵用血汗建成的。老人告诉王国盛，以前没有机械，全靠人工。他们用锤子加铁钎一点一点凿山，每人每天砸一筐石头。施工过程中，随时会有山体塌方的危险。

“有天中午，我的班长进到洞里，来换我去吃饭。我刚走出洞口没几步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……”年过花甲的老兵紧紧握着王国盛的手，一遍遍嘱托：“你们一定要把它守好，那里有我的战友……”

后来，王国盛休假回到中队，递交了选晋士官的申请。“我们守隧道，总比他们修隧道容易一些。如果守不好，有愧于那些老铁道兵。”他说。

直到现在，仍时常有老铁道兵回到关角隧道。2012年，上士左智站哨时，有位老兵赠给他一枚铜质铁道兵纪念章，他一直珍藏着。

对这群武警官兵而言，他们守护的，不仅是这条铁路承载的美好未来，也是前人奋力拼搏的成果。新老关角的精神，在他们身上传承，熠熠闪光。

汽笛响起，列车飞驰，守护着天路，也是在守护着幸福

九月，是分别的时节。高原的铁



路带着少年的青涩来到军营，又在离开时载起老兵悠长的怀念。一辆辆列车奔向远方，最终抵达人生的不同站点。

退伍老兵离队后，通常会坐上火车去西宁。看到快经过关角隧道，老兵就发一条短信给战友们告别。于是，中队官兵提前来到铁道旁，站成一排，目送载着战友的列车离去。

车内，老兵远远望着日夜坚守的营区。列车渐渐靠近，他们只来得及最后看一眼列队的战友们，就被拉入深邃的洞口。

曾经，他穿过这段漫长的隧道来到中队；此刻，他又用同样20多分钟的黑暗穿行，向自己的军旅生涯告别。

当重见光亮的那一刻，关角山的故事已经刻进老兵的生命，成了一辈子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关角山带给所有人成长。年轻的官兵从这里出发，抵达更好的未来。

廖重权出生在四川达州，从小听着红军的故事长大。他报名参军，就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。尽管守隧道的日子和想象中的军旅生活不一样，但他说，“只要是值得做的事，我就要做好。”

除了认真站好每一班哨，刻苦训练，廖重权还拿起了书本。“这里可以静下心来学点东西。”他从未感觉到关角山有多么寂寞。

再过不久，已经提干的廖重权就要前往乌鲁木齐读军校。他会坐着眼前的火车去上学，毕业后也会经由同一条铁路回到这里。关于未来，他说：“无论在什么岗位，只要能释放出自己的能量，那就值得。”

铁路联系着个人命运，也关乎国家发展。多年坚守在关角隧道两端，通过飞驰的列车，官兵们也感受着时代的变化。

“这两年，铁路快递专列明显变多了。”廖重权说。

国家互联网高速发展，交通物流日益繁忙，提速后的列车满载货物，沿着昆仑山一路抵达高原藏区。数据表明，青藏铁路通车以来，沿线地区的经济增速逐年提高。

在这条高原“生命线”上，关角隧道守护中队的官兵每时每刻坚守战位。遏止破坏、隧道内营救、泥石流抢险……他们在汽笛响起前排除所有危险和隐患，只为目送列车平稳通过。

在关角山之外，还有昆仑山、开心岭、沱沱河……

武警官兵挺立着，身旁的青藏铁路穿过高原，伸向远方。

汽笛响起，列车飞驰而过。他们守护着天路，也守护着幸福。

（采访中得到张雅芳、李传龙、邱国振、傅乐意、张宾、王兵强、李振朝、岳亮亮等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）

制图、版式设计：梁晨
图片摄影：王金兴、杨浩、彭涛

第808期



九月，广袤的神州大地上，大部分地区刚送走酷暑的灼热，秋风乍起，寒生露凝。

对于守护在青藏高原天路旁的武警官兵，九月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：它意味着短短3个月的夏天结束了，漫长的冬季拉开序幕；意味着窗外的草又要黄了，至少要等到来年六月才能再见绿色；意味着随时可能大雪封山，要做好物资和补给中断的准备……

站在海拔3380米的关角隧道哨卡，士兵张立峰眼神凝滞。他想起3年前的这个时节，自己被一辆军车拉到关角山。从“江北水城”到“登天的梯”，18岁“不恋家”的“狂妄”，被高原大风吹得不

见踪影。3年来，每日守着脚下的铁路，他一次次目送来往的列车和车里欢笑的人们。

海拔4868米的昆仑山隧道旁，士兵王寅坐在温室里，享受午后的阳光。在他身后，“云端哨卡”巍然矗立，青藏铁路在“世界屋脊”蜿蜒而行。自从双脚因救人而冻伤，昆仑山的冬天仿佛更冷了。气温很快会降到-30℃，那时站立和行走都像踩在刀锋上。他摩挲着双腿，想要抓住冬日来临前最后的温暖。

海拔4650米的长江源特大桥边，匆匆吃过午饭，全副武装的唐兵和战友们开始巡逻。这是他行走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第11年。习惯了每日往返300多公里，

也习惯了与藏羚羊为伍，他熟知这片土地的每一条脉络。在无边的荒原上，仅凭一小片水泊，他就能辨认方位。

从西宁出发，沿着青藏线，一路行至“长江源”旁的唐古拉山镇，这趟行程几乎横贯整个青海。漫长的1200公里路上，记者穿过城镇、草原、雪山、盐湖和成群的牛羊，见到无数张黝黑发亮、嘴唇紫绀的年轻笑脸。

这些驻守高原、守护天路的武警官兵，年少的不过18岁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神色中还流露出几许天真；年长者已经在这里待了14年，这几乎是一代人青春芳华的全部。凹陷的指甲、皲裂的双手和后退的发际线，是高原留给这群年轻

官兵的深刻纪念。

由于几乎见不到外人，官兵们对远方客人的热情简直让人不安，又令人心酸。与他们交谈，看着他们或哭或笑，记者也跟着又哭又笑。

当被问是否会感到寂寞时，士兵县琪斌沉默良久。他常年红肿的脸上露出一丝落寞：“想家的时候，就去外面站着，看看远处，天空慢慢就亮了。”

过去8年，不知有多少个深夜，这位老兵站在黑暗中，凝望着远方无垠的旷野，凝望着和家乡同样的一轮月亮。

更多官兵的答案是：“习惯了。”

他们，习惯了高海拔地区每一次呼吸伴随的不适感；习惯了经年风雪在肌

肤上刻下岁月的痕迹；习惯了窗外一成不变的景象；习惯了“白日与牛羊为伍，夜晚同星辉做伴”；习惯了远隔烟火、无人倾诉的孤寂……

于是，用青春拥抱寂寞，成为一种习惯。于是，高原的荒凉，被热血温暖。

回程，记者搭乘火车再一次过关角隧道。伴随着一声长长的火车鸣笛，列车驶入黑暗。

在黑暗尽头的光里，我们会再次遇见那群哨兵……